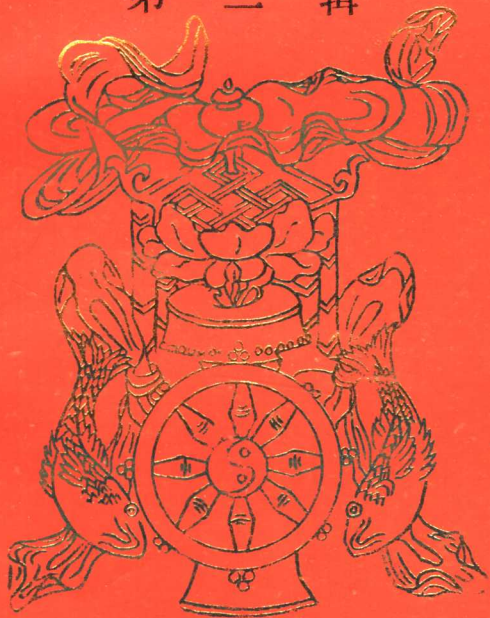


甘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甘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踏破岷山千里雪——

红军长征经过甘南迭部的侧闻·····	赵瀚豪 (1)
腊子口战役回忆·····	张觉僧 (13)
红军长征经迭部的调查·····	李振翼 (19)
红四方面军在临潭·····	李振翼 (36)

一九四三年甘南农民起义的基本史实

摘自《关于一九四三年甘肃南部农民起义问题

座谈会纪要》·····	(44)
-------------	------

一九四三年起义农民在临潭

·····寇乐山 孟鹤逸	(48)
--------------	------

关于甘南农民起义的调查

·····王俊英 李振翼 孙全信	(51)
------------------	------

藏族人民的好儿子肋巴佛生平史略

·····孙全信	(61)
----------	------

肋巴佛俄且寺脱险记

.....高 乃 (67)

卓尼北山事变与“饥民团”.....李振翼 (73)

卓尼北山事件.....杨北辰 (79)

回忆西固起义.....尚佐周 (83)

孙铁峰在西固县率部起义的经过.....王瑾璧 (88)

卓尼博峪事变.....苗滋庶 (95)

我所知道的卓尼博峪事变.....杨北辰 (107)

关于田昆山查办卓尼兵变案的经过

.....贾大均 (116)

卓尼土司制度

.....卓尼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131)

解放前舟曲县简略概况.....房存义 (143)

甘南地区百年大事记.....马建新 (148)

踏破岷山千里雪

——红军长征经过甘肃迭部的侧闻——

赵瀚豪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率领红军在六月到达四川省理县、懋功一带，与红军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接着党中央在两河口、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抗日。但是，窃踞红军总政委的野心家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决定，擅自强令左路军南下，并盗用红军总部的名义，发电报调左路军南下，同时又发密电命令陈昌浩（右路军政委）截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密电发到右路军指挥部班佑寨，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得知，他当即乘马赶到六十多里外的党中央驻地巴西，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在巴西召开了党中央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继续北上。第二天凌晨，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离开了巴西，沿包座河（流入甘肃境内的一段当地群众叫达拉河，红军当年称为白龙河）向东北方向先行北上，并电令左路军随后向甘肃前进。当时，右路军虽然只有八千多人，但大家表示坚决紧跟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到底。

北上抗日志不移

九月初，红一方面军从阿西、巴西一带出发，突破卡岗寺敌人封锁线，急行八十里，到达毛龙宿营。九月五日拂晓六时，先头部队沿包座河上游向甘肃省迭部县境内移动。当进入甘南迭部县达拉公社甘沟村下的石峡时，道路越加狭隘起来，只见左边是高耸入云的危崖绝壁，右边是湍急的达拉河。红军走到半途，由于夜间下了大雨，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路面，部队无法行走。但是，英雄的红军指战员们面对浊流洪峰挺身而出，有的沿着河岸路面连走带游地渡过去，有的攀着山崖上的树枝荆棘沿崖壁绕过去。下午六时，先头部队急行八十多里，先行到达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公社高吉村）。当时，该村藏民由于受反动派的宣传影响，除少数人持枪阻击红军外，大多数逃进了深山密林。当晚十二时，先头部队才陆续到达俄界集中。翌晨，河水已冲毁了沿途两座桥，给后卫部队的前进造成极大的困难。红军立即伐木砍树，涉水搭桥。宣传员在甘沟桥附近的河西岸岩石上，写下了“北上抗日，夺回失地”的大幅标语，表达了红军战士誓死北上的坚定信念。过了两桥之后，宣传员又在河东岸牙拉沟口的悬崖壁上，写下了“努力争取回×民群众”的标语，与前者同为北魏体，字形有砖块那么大，笔锋刚劲有力，至今大部字迹尚可辨认。

离河岸西行约六、七里，经过一个有二十来户的藏民村子岗岭（红军称为广利），再走五、六里路，就到了俄界村。俄界村位于达拉河西岸的山沟里，这是一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的美丽山村。全村都是又高又黑的木板房，按山形

不规则地摆为三台。红军到时，俄界群众逃避一空，藏匿在对面和村后的山林里悄悄地窥视红军的行动。

为了及时向干部、战士解释党中央独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改编部队的战斗部署，恢复队伍的疲劳，烤干衣服继续前进，党中央决定在俄界休息几天（前后共住了七天）。在此期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红军一方面军的任务和路经甘南藏区的方针；在政治上进行百倍的动员，坚固地团结部队，爱惜干部，在战略战术上加倍小心，行动要迅速敏捷，来迎接、等待左路军继续北上。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了中央的决定，会后向全军人员宣布和解释了中央的决定，改变了战斗部署，同时向左路军发出了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电文如下：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了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国焘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延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鹅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十一日

红军在俄界村停留期间，躲在对面山林里的藏民群众看到，每天早晨，红军列队走过大桥，来到河南面的两个打麦场上，整队跑操，训练刺杀等。村里最东面的三幢木楼周围，站着许多岗哨，警戒非常严谨，闲杂人不准随便出入，而广利（岗岭）村住的红军较多，出入则较为自由，无人过

问。红军走后，藏民们跑下山，一进庄就看见村街上挂满了羊皮，旁边放着白洋和纸条。许多人家的门板上写满了宣传标语，如“红军不拉夫”，“红军不杀番民”等。在村东头的一家房子里发现有一付滑杆（后遗失）。一家的屋地上撒满了纸屑和油印传单，好象是住了司令部或宣传机关。另一家里有不少棉球，纱布条等，还有一个断了头的医用镊子（已丢失），估计住了卫生部门。有的群众在出逃前将背不动的大铜锅埋藏在乱草里，可回来后发现铜锅刷洗得很干净，里面盛有少量的清水，仍埋在草里。家家户户的财产丝毫未动，屋内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藏民看见眼前的情景，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有的双手合十朝红军离去的方向念起佛来，有的跑到打麦场上俯下身仔细端详着这支“神秘军队”留下的脚印，心里暗暗祝福：“菩萨保佑红军一路平安。”

雪山栈道行军急

九月十二日，红军先头部队从俄界村出发，经过岗岭村折回达拉河边，向瓦藏寺前进（今称旺藏寺），行程约一百二十里，但要经过几处异常险峻的云崖栈道。这些栈道横嵌于百丈悬崖壁上，凌空架在激流河面上，是费了好多人力先打出石孔，然后钉进木桩，上面铺上木板修成的，犹如空中飞桥一样，人们即由上面来往。在红军到来前夕，反动分子欺骗和胁迫少数藏民在某些段落把铺板扔下河里，甚至把一些石孔木桩也拔去，这样迫使红军不得不停下来就地修理。首先需要把栈道被破坏的情况一个人一个人地向后传达，传到有木料的地方，将树砍倒，然后再一根一根地向前传递。由于队伍只能排一路纵队，所以拖至几十里长，再加上栈道

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这样传递一根木料就得很长时间。此外，反动分子还从河对面的山林里放冷枪，从栈道这边的山头上滚巨石，使红军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达拉河到这里，水势湍急，涛声如雷，两岸都是悬崖峭壁，河面宽的地方有数丈至数十丈，窄的地方不到一丈，栈道往往离开滔滔水面一、二十丈高，深不见底，若俯视河面，令人头昏眼花，极度惊骇。

红军从俄界村出发的这天，总共走了不到五十里，一整天只是吃些炒麦子，喝口凉水充饥。天黑后，除少数部队在碓磑寺（今勾结寺）住宿外，大多数在途中的庶地（今次哇沟口的松林）露宿过夜。第二天清晨，红军又继续向旺藏寺前进，栈道依然是艰险，山路还是崎岖，不过幸好有四五座横跨达拉河上的约二、三丈长的木桥，还没有完全被毁坏。在离旺藏寺约十五里多的达拉沟口拐弯处，反动分子在白龙江对岸的山坡向行军中的红军射击，曾有数百名红军遭冷枪遇害，一军团二师有一位团长在此光荣牺牲。当晚十一点，整个队伍才陆续到达旺藏寺，后卫部队在经过尼傲峡时，反动分子拆除了白龙江上的木桥，红军派“通司”（翻译）到尼傲村联系，请求藏民帮助修桥。该村群众满口答应，很快搭好桥，让红军安全通过了尼傲峡栈道。红军为了表示谢意，赠给尼傲藏民五支步枪和二十余发子弹，藏民派一人给红军带了几天路。

旺藏寺是方圆二三百里内最大的一座寺院，当时有喇嘛四、五百人。寺内陈设异常雅洁，每幢喇嘛房前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红白菊花、向阳花、牵牛花、葡萄等。红军到时，正逢菊花盛开的季节，芳香扑鼻，艳丽动人。为了恢复疲劳和收容掉队人员，除一军团二师奉命前往攻取腊子口外，其

余部队在旺藏寺休息了一天。在旺藏寺东面三百多米的的地方，有个三十多户的名叫茨儿那的藏民村庄。毛主席当年长征到此时，曾住宿在村西头的一幢木楼里。如今屋梁、门板等均已翻修一新，特地将此木楼保护起来。当地群众还在屋东补栽了一颗当年的老酸梨树。村中心的溪流虽然在红军走后的第二年干涸了，如今村民们引来了淙淙泉水，穿村而过，并保留了十多条红军写的门板标语。

九月十五日，红军仍沿白龙江南岸崎岖的山路向东前进。这天的宿营地是莫牙寺（麻牙寺），离旺藏寺约五十里。清晨，红军越过险峻的九龙峡石门栈道，来到多儿沟口的独木桥边。因为麻牙寺在白龙江的北岸，南岸通往北岸的桥梁大都被烧毁，只剩下这座残缺不全的木桥。此桥长约五丈，桥的两端都是两岸撑出的木头驳上的，并用长木伸到桥中部，然后用绳索系于桥上吊起来的。红军约在下午三点到了桥头，与麻牙寺仅一江之隔，但因桥身好象航行在狂涛中的木舟一样浮动，只容单人逐个通过，所以望见宿营地而不能立即渡过去，红军心里比什么都着急。麻牙寺是个新建不久的寺院，规模、陈设都远比旺藏寺差些。后卫部队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过完独木桥，赶到麻牙寺宿营。

次晨六时，红军又顺着白龙江北岸折转行约十里，登上一座十里高的小山包，便离开白龙江和栈道，向东北方向走去，进入了然尔沟。红军在此深山幽谷中行了约二十五里，来到一个住有十来户藏民的村庄崔古仓（过去叫谷卡）。当时，该村有个卓尼杨土司的小粮仓，储藏着二、三十万斤粮食。红军到时，土司委派的仓官逃走，守仓人员躲进了深山老林。粮食正是红军奇缺的，因此司令部研究决定，将此仓

粮食分给部队。凡从仓里领粮的单位，须将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如某师、某团、某连等，和所拿粮食之数，一一清楚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可惜的是该粮仓不幸于解放后被火烧为灰烬。离开崔古仓再走五六里，便来到卡郎大山下。卡郎山高约三千多米，山脚至半山腰都是茂密的树林，快到山顶是绿草和光秃秃的山头，一根树木也没长，山的背后在半山往下是浓密的森林。这天，红军约走了百里，冒雨翻过了云雾缭绕的卡郎大山，傍晚到达如今桑坝公社的黑拉村（红军的通司称为“格法”）。当时该村虽有二十余栋民房，但由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威胁和欺骗，居民们都逃离了村庄，房内一无所有，红军只好在屋子四周拣些萝卜叶子和麦子煮熟，吃了就睡。黎明，红军从黑拉出发急行八、九里山路，又翻上一座两千米高的大山，经班藏村向东北方向行进。红军在下山时，忽然大雨倾盆，暴风呼啸，吹得个个睁不开双眼，但大家还是咬紧牙关，连走带爬地前进。走了七八里，红军越过沙藏村旁的肖各包滩（野狼滩），又钻进一座名叫拿合窝的原始森林。这时，天色昏黑，细雨蒙蒙，烟雾笼罩着峰峦，漆黑的天幕很快降落下来。林里既无路又无光亮，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清，大家只好一个拉一个地摸索前进。挑东西的红军战士接连跌跤，连队之间常常失掉联络，到处都有迷路掉队的人，东喊西叫，号音吹个不停。当时，司令部看到确实无法继续行进，便下令就地休息。大家找根树木靠着坐下，等待天明。拂晓一看，明明本单位的人近在咫尺，昨夜还大声呼叫，彼此也找不见，顿时不觉大笑起来。天刚亮，红军又背起行装，向腊子口方向前进。走了约三十里，前方传来先头部队攻破腊子口，正在追歼残敌

的捷报，同时令后续部队迅速跟上。红军指战员一听，连开水也顾不得喝完，就背起行装，满怀胜利的喜悦，按着原来行军顺序，连走带跑地向腊子口奔去。

突破天险腊子口

九月十五日黄昏，司令部命令一军团二师担任前卫，第四团为先头团，向陇南的岷州（今岷县）开进，以两天的行程，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道路上阻拦的敌人。

深夜十一点钟，红四团奉命向腊子口挺进。夜色漆黑，红军在狂风暴雨中走进然尔沟，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卡郎大山，急行军一百二十里，在班藏、五福（吾乎）村附近宿营。十六日凌晨两点，先头团冒雨通过拿合窝原始森林，早晨八点多钟，先头人员报告在红军前进路的加儿梁左测，发现约一个营的敌人（属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正在修筑工事，并有一部向红军侦察的样子。先头团当即派一个营沿侧翼前进，隐蔽地运动到敌人的后面，以绝其归路，以两个连正面进行突击。霎时枪声、喊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红军跃入敌人新修工事里，狠刺横扫，猛冲急打，把一大群敌人杀得连跑带叫地惨败下去。经过二十分钟的激烈战斗，残敌仓惶向桑坝公社的道扎河坝方向逃走，只可惜正面红军冲锋的太快，后侧的包围还没到达，使这股敌人逃掉了一部分。为了执行原定任务，部队又掉转头来，继续向腊子口前进。

快到腊子口公社的黑朵（黑多）村附近时，捉到敌人的探子三名，审问结果，供出前方有一营敌军（属鲁大昌部）埋伏在黑多村的前面路右侧，企图侧击红军。获得这一情报后，红军将计就计，即以一个连伪装成败敌接近敌人，

到敌军阵地时，红军猛地甩出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惊慌混乱。丢下东西，四散逃命。红军穷追敌人不放，途中俘虏了敌十四师副官、医生等军官二十余名。据他们说离腊子口还有十五里路。下午四时，红军先头营到了腊子口附近，立刻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太阳西沉了，剧烈的枪声仍在不断地响着，军团首长和师首长带着一营的干部去前沿侦察地形和选择进攻点，先头团集结在后面的小松林里休息，准备进行夜袭。

腊子口确实是天险。整个隘口长约三十米，两边都是百丈悬崖陡壁，直插云霄，周围是崇山峻岭，两峰之间奔腾着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横架着一座小木桥，要进入腊子口必需通过此桥，周围再无别路。甘肃军阀鲁大昌凭借着这道天然屏障，部署了三个团的重兵把守腊子口，妄图阻击红军北上。敌人设了两道防线，第一道在小木桥附近，第二道在朱立沟口。小桥端修筑了坚固的碉堡，桥西修了纵深阵地，桥东的山坡上筑满了三角形封锁碉堡，两面的山腰上也筑了几个大碉堡，重火力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小桥隘口。

午后七点钟，先头团政委杨成武在各连队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指战员们纷纷表示要一定在当天拿下腊子口，以战斗的胜利来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

黄昏时分，上级决定一个连从正面进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两个连队沿右岸的石山迂回到敌人侧后猛袭。晚九点钟，两个连队的红军在团长王开湘的带领下，骑着牲口渡过腊子河，摸到右岸石崖下。英雄的二连连长身先士卒，第一个爬上崖去，用裹腿把战士一个个吊上去，然后一层又一层地往上攀登。十二点钟，担任正面突击的六连二十个英

雄，在杨信相连长的率领下，持着大刀，向隘口猛冲猛打。但因地形的险要和得不到右侧后两个连队的配合，二十个坚强勇敢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连续冲了五次，都没有奏效。这时，大家担心，敌人从岷县出来增援的五、六两个团估计在黎明前就会赶到，因此情况十分紧急。六连当即召开火线党、团员大会，组织了十五人的敢死队，分成三个突击小组，制定了两路接近敌人的战斗计划，一路顺河岸的崖壁运动前进，摸到桥底下，攀着横木运动到彼岸；另一路的两个组先运动到桥边，等到第一组打响后，两面夹击，先消灭桥上的敌人，然后夺取木桥。

深夜，红军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和荆棘，静悄悄地 向桥下摸去，开始了第六次进攻。第一组的英雄们伸手抓住桥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往对岸运动。突然咔嚓一声，一个同志拉断木梁掉进河里。响声惊动了敌人，敌人密集的枪弹、手榴弹朝桥底下乱射起来。第一组的目标已经暴露，四位红军隐藏到一块岩石下，准备待机行动。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听见枪响，立即带领第一排的十个同志，趁敌人只顾朝桥下射击的机会冲到桥边，摔出一排手榴弹，跃身冲进敌人的桥头立射工事，一阵猛扫，打得敌人慌了手脚，乱作一团。这时，隐伏在桥下的四名勇士也从岩石后钻出来，翻上桥面，挥动大刀跟敌人肉搏战斗。桥窄人多，红军的大刀在短兵相接中大大发挥了作用。不一会儿工夫，敌人开始退却了。这时，突然从敌侧后的山顶上升起了一颗白色信号弹，这是一、二连迂回成功的信号，接着，又有三颗红色信号弹从红军的阵地上升起，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顿时，红军的冲锋号、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呐喊声，从

四面八方响起来，震撼峡谷。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听到自己的阵地后面也打起来了，周围的枪声又震天动地，以为已被红军四面包围了，急忙丢下枪支，仓惶逃命。

在激烈的枪炮声中，英雄的红军杀进了天险腊子口的第一道关，追了不到二里，敌人又凭借着朱立沟口的第二道险关拒守着，妄图掩护其退却。这时，右侧后山上还有一营敌人逃跑不及，被红军截断退路，正垂死挣扎着。担任消灭该营敌人任务的五连，配合头天晚上爬上去的第一连向残敌上下夹击，连续猛冲猛打，把敌人压到悬崖绝壁边沿，除少数军官跳崖外，其余全部缴了枪。拒守第二险地的敌人，也在六连的两次猛烈冲锋下，全线溃败了。红军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通向甘肃的大门。指战员们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猛追残敌。一、二营的勇士们连饭也不吃一口，一股劲地将敌人追击到大喇（达拉）山下。该山约有五千米高，是岷县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赶来了，他们以数门大炮向红军轰击，企图掩护溃敌逃跑。红军当即分兵两路向敌后运动，以绝其归路。敌人发现红军迂回运动就恐慌起来，掉转头拼命地奔逃，逃了九十里，估计红军不会再追来了，就在大草滩休息起来。谁知刚一坐地，红军的追击部队就赶到了，一阵短兵相接地厮杀，打得敌人哭天喊地，东逃西窜，狼狈不堪。红军又很快占领了大草滩。这时，天已黑了。第二天红军顺利地到达了哈达铺，走完了终年积雪的千里岷山。次后，红军又胜利通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领了通渭的榜罗镇和通渭县城，经过回民区，翻越六盘山，进入陕北吴起镇。在陕西甘泉附近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从此，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结束了长征。

一九三六年，红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地斗争，决定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北上转移，于七月先后从四川省甘孜出发，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前进。他们以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经过西康东北的车谷和四川西北的阿坝、包座、巴西等地，走过甘南迭部县的达拉沟、麻牙寺、代古寺、尖藏、腊子口等险隘栈道，于八月先后到达哈达铺，占领大草滩，向岷县、临潭、西固发动了攻势，并攻占了临潭。据说，徐向前同志曾在达拉沟勾结寺住了许多天，朱德同志在洛大新寺住宿过。之后，大军分左右两路前进。四方面军为左路，先后攻克了漳县、渭源，围攻临洮，再东进打下通渭向会宁挺进。二方面军为右路，径西和、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陕西的凤县，接着折回甘肃，突破天水、盐关间的封锁线，渡渭水，越西（安）兰（州）公路，向会宁进军。这时，红一方面军也转战到这一带，于是红军三大主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全部结束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

“踏破岷山千里雪”一稿，是我在一九七八年作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曾赴外地访问了一些当年长征的知情红军老首长，参阅了有关资料，并在长征经过迭部的各个村庄进行了一些调查和核实。还参阅“红一军团长征史”和杨成武同志的“突破天险腊子口”。因我是后辈，未曾亲临长征，这份史料是调查整理的，错误在所难免，希望知情者批评指正。

著者 一九八三年元月二十五日

腊子口战役回忆

张觉僧

一九三五年秋，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松潘、毛儿盖入甘南藏区北进。伪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奉命截击，其第一旅旅长梁应奎担任腊子口方面的指挥，当时我正担任该旅参谋长，也参与此次战斗。现就见闻所及，叙述如下。但因时隔二十八年，仅凭回忆，或有未尽详确之处，希望有关人士予以纠正。

是年九月上旬的某日，鲁大昌接到驻天水伪第三军军长王均的通报和伪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电令，大意是：据空军侦察报告，红军先头部队已由松潘以北毛儿盖进入草地，有经甘南藏区向洮（临潭）、岷（县）北上企图。除着夏河、洮岷地区部队严密警戒外，由贵师速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另派唐淮源第十二师前来岷县支援。鲁接电后，对红军作如下判断：（一）经草地至夏河，入青海转出河西，与新疆联络；（二）经草地进入西固、武都、据守阶、成山区休整后，向汉南或陇南发展；（三）红军万余人经草地，因无粮弹，被藏民歼灭。并即作如下部署：

第二团由武都两水镇调临潭新堡、杨花桥之线；第二旅